

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以《夏洛的网》两个汉译本为例

安爽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250358)

摘要: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一片繁荣,但针对儿童文学译者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译者研究的缺失容易诱发翻译乱象,造成儿童文学的翻译质量低下。本文以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两个汉译本为例,运用语料库方法从词汇、句法及修辞方面对康馨、任溶溶两位译者的风格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以期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任译本平均单位词汇负载的信息较少,句长更长;同时具有更加显化的语音文体特征及“指小表爱”的语言表达。康译本平均单位词汇负载的信息更多,句长更短;语言简洁凝练;用语更为正式严肃。

关键词:译者风格;语料库;任溶溶;康馨;《夏洛的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2) 02-0026-06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02-026.html>

一、引言

《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由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E·B·怀特(Elwyn Brooks White)创作,自1952年出版以来已发行了千万余册。《夏洛的网》是一部关于友情、生命与爱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其语言诙谐生动,文笔平易简洁。

“译者风格,又称译者的翻译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应用等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胡开宝、谢丽欣,2017:12)译者风格研究属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领域,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分为描写和解释两个步骤,在描写阶段通过语料的检索与分析对翻译文本的词汇、句法等特征进行客观描写;在解释阶段则需要运用语言学等理论对数据的原因进行阐释。

考虑到语料的可及性与重要性,本研究以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康馨译本与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溶溶译本为研究对象,康馨译本为《夏洛的网》首个汉译本,任溶溶译本流传最广。经过OCR识别与语料清洗、分词与赋码,确定了两个汉语语料库CR(Corpus of Ren Rongrong)与CK(Corpus of Kang Xin);同时创建了《夏洛的网》原语语料库CC(Corpus of Charlotte's Web)以考察译文与原文的分离度。在本研究中使用了Corpus Word Parser进行了语料的分词工作与汉语语料的词性赋码,使用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设计的Free CLAWS web

tagger进行了英语语料的词性赋码。借助标注符号,本次研究使用了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 Tools 8.0与AntConc 3.5.9对文本进行了词类、句法及修辞特征方面的数据统计,进而对文本的规律性语言模式进行归纳描写,实现对文本的量化分析;并对二位译者风格不同的成因进行解释,以期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借鉴,提高儿童文学的翻译质量。

二、儿童文学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及过程

“语料库翻译学范式脱胎于语料库语言学和以多元系统理论和翻译规范理论为代表的描写性译学之间的有机融合。”(胡开宝等,2018:26)1993年,蒙娜·贝克(Mona Baker)首次论证了运用语料库开展翻译研究的设想及可行性。之后Baker(2000)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文学译者风格研究,对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进行了比较分析,确立了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的基本路径。

(一) 儿童文学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

随着翻译的多元化视角转换与跨学科视域融合,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从“文本”到“人本”的转变,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译者,即翻译文本背后的行为者。译者风格研究将“译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翻译文本中行为痕迹的描写揭示其风格。

目前学界运用语料库方法分析儿童文学译者风格的研究并不常见。从根本上说这与儿童文学本身的地位、儿童文学译者的地位及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

域的地位紧密相关。但已有学者将语料库研究方法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郑洪波，2013）；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儿童翻译文体学（任晓飞、戴文静，2016；钱慧平，2021）；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汉译中的叠词应用（韩洋，2019）等。《夏洛的网》是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学界不乏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但主要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接受美学”“规范理论”“功能对等”等定性分析方面，未见有量化分析研究。但运用语料库等数据统计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可以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说服力。Baker（2000，245）认为译者风格就是译者遗留在文本中的“指纹”。凭借语料库方法的穷尽性研究特征，可以对文本中译者的“指纹”进行量化分析实现对译者风格的规律性描写与阐释。

（二）儿童文学译者风格的研究过程

本研究通过自建的小型语料库对《夏洛的网》的任溶溶译本与康馨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在完成语料清理、分词与赋码之后通过分析检索软件对翻译文本在词汇、句法及修辞方面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在词汇方面以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和主题词分布为研究参数，在句法层面以平均句长为研究参数，在修辞方面以拟声词、童谣为研究参数；最后结合翻译目的与时代背景对译者风格的成因进行解释。根据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本研究的过程共分为三步：语料收集、语料降噪与清理、语料分词与词性赋码。

1. 语料收集

语料的选取与收集是语料库建设的首要步骤，语料的代表性决定了语料库的质量。笔者通过互联网下载了《夏洛的网》英文本（1979年版）、任译本与康译本，通过OCR识别将文本从EUPB格式转换为DOCX与TXT格式。

2. 语料降噪与清理

在本研究中语料降噪主要分为两步：一是文本中冗余信息的删减，删减内容主要包括封面、插图、目录信息、版权信息、致谢、作者译者简介及译注；二是文内格式的调整，通过替换等方法清除文本的空行、缩进等噪音。最后将文档以Unicode与UTF-8的TXT格式保存，方便后续数据的读取。

3. 语料分词与词性赋码

“分词（segmentation）即将一连串的字符转换为相互分离、容易识别的形符的过程……词性赋码（part-of-speech tagging）指根据文中上下文信息，自动标注文本中所有词性的过程。”（梁茂成等，2010：5）。汉语词性标记集见表1，由于英文标记集过长，仅做部分索引，见表2。

表1 汉语词性标记集

n	名词	nt	时间名词	nd	方位名词	nl	处所名词
nh	人名	nhf	姓	nhg	名	ns	地名
ni	机构名	nz	其他专名	v	动词	vd	趋向动词
vl	联系动词	vu	能愿动词	a	形容词	f	区别词
m	数词	q	量词	mq	数量结构	d	副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e	叹词	o	拟声词	i	习用语	j	缩略语
h	前接成分	k	后接成分	g	语素字	x	非语素字
w	标点符号	ws	非汉字字符	wu	其他符号		

表2 英语部分词性标记集（CLAWS7 Tagset）

APPG	possessive pronoun, pre-nominal (e.g. my, your, our)
AT	article (e.g. the, no)
ATI	singular article (e.g. a, an, every)
BCL	before-clause marker (e.g. in order (that), in order (to))
CC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e.g. and, or)
CCB	adversativ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but)
CS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 (e.g. if, because, unless, so, for)
CSA	as (as conjunction)
CSN	than (as conjunction)

三、《夏洛的网》汉译本语料分析

对译者风格缺乏规律性认识时分析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本小节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维度对任译本与康译本进行深入描写，并结合文本分析展开定量与定性研究。

（一）词汇特征

在词汇层面，本研究从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以及高频词层面讨论了二位译者的特征，同时利用Excel函数进行数据的全面统计与交叉分析。

1. 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 TTR）能够反映被考察文本中词汇的丰富程度和变化大小。其算法为：

$$TTR = (\text{Total Types}) / (\text{Total Tokens}) \times 100\%$$

形符指的是语料库中所有的词汇，类符指的是语料库中的不同的词汇。一般来说，比值越高，说明译文用词越丰富，反之则用词越贫乏。但是这种方法衡量词汇的丰富程度会有偏差，因为当文本出现大量的功能词时，形符会随之增加，而类符却未必会随之增加。于是出现了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的算法，它将文本分为容量为1000词规模的语料，先计算出每1000词的TTR，再做均值处理。通过检索工具得出的数据见表3。

表3 CC、CR、CK 类符形符比

参数	CC	CR	CK
类符	3598	3236	3484
形符	32206	45440	40735
类符形符比	11.17%	7.12%	8.55%
标准类符形符比	41.52%	29.32%	30.97%

两个译本的形符数均显著高于原文，说明两位译者都倾向使用显化策略；而类符形符比与标准类符形符比却又显著低于原文，说明两位译者多使用重复表达，降低了原文的词汇丰富度。相较于康译本，任译本形符数更多，类符数却更少，说明任译本的词汇变化度较小；而康译本用词更为丰富多变。但相较于成人，儿童的认知水平较低，词汇过于丰富会增加译本的阅读难度。

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指实词在总词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其算法为：

$$\text{Lexical Density} = (\text{Content Words}) / (\text{Total Words}) \times 100\%$$

实词在句子中所传达的信息量往往高于虚词，词汇密度反映了文本中的信息承载量。实词与总词数之间的比值越大，文本承载的信息量就越大，语体越正式，对于儿童读者来说也就越难理解。Stubbs (1986) 指出英语的实词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虚词包括起语法作用的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代词和语气词。通过检索工具得到的有关词汇密度的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CR、CK 词汇密度

参数	CR	CK
名词	6058	5791
动词	7137	7028
形容词	2105	1923
副词	2217	2090
实词	17517	16832
总词数	45440	40735
词汇密度	38.55%	41.32%

在词汇密度方面两个译本存在显著差异。任译本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及副词均多于康译本，但词汇密度却低于康译本。说明任译本为便于儿童读者理解，在翻译时倾向于增添更多的阐释性成分；而康译本的语言表达更为凝练，平均单个词汇负载的信息量更高，对于儿童读者而言阅读难度也更大。

3. 平均词长

平均词长可以用来衡量文本中词汇的复杂程度，

平均词长越长，文本的词汇难度就越大，反之词汇难度就越小。其算法为：

$$\text{MWL} = (\text{Total Characters}) / (\text{Total Words}) \times 100\%$$

表5 CR、CK 的词长情况 (8 字及以上均为 0)

参数	CR	CK
平均词长 (字)	1.50	1.47
1 字	34393	30973
2 字	1014	1153
3 字	9261	8222
4 字	769	409
5 字	13	30
6 字	154	79
7 字	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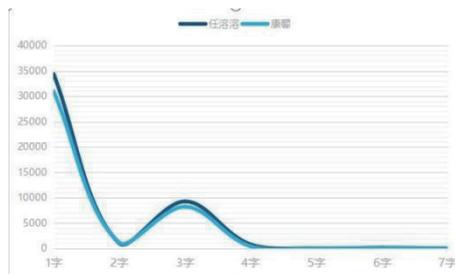


图1 CR、CK 的词长分布情况

两个译本在平均词长方面相差无几，分布情况也趋于一致。但任译本的1字词、3字词与4字词均多于康译本，经过语境还原与文本细读，发现任译本中多使用“ABB”型结构词语(甜滋滋、毛茸茸等)与“AABB”型的四字叠词(地地道道、清清楚楚等)；在语言上更具韵律意识。“叠词的使用符合中国儿童自身语言说话特点，使儿童感受到文学作品的亲近感，而非距离感。”(谢文辉，2012: 123)

4. 高频词

通过对高频词汇的检索与统计，可以从宏观上分析译者的用词偏好与叙事风格。本研究选取排名前10位的主题词进行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CC、CR、CK 高频词分布情况

排名	CC		CR		CK	
	主题词	频次	主题词	频次	主题词	频次
1	the	1944	的	1413	的	1184
2	and	1178	它	961	我	635
3	to	803	了	769	他	622
4	a	786	我	696	了	601
5	of	566	说	562	说	504
6	he	554	在	522	威伯	473
7	in	462	你	510	在	479

8	I	429	威尔伯	490	你	384
9	Wilbur	410	—	319	着	343
10	was	384	夏洛	261	她	311

英语中衔接更多是依靠添加衔接词来实现,而汉语则更多依靠语序和隐含的语义联系来实现。(蔡贵永、余星,2018:133)英语原文语料库中的前五名高频词“the”“and”“to”“a”“of”对原文主题内容的叙述能力不强,但“he”与“Wilbur”体现了原文中的人物叙事与对象描写。两个译本中呈现的高频词基本一致,主人公“威尔伯”与“威伯”在两个译本中皆有体现;但任溶溶译本中的“he”人称对应缺失,经过文本细读发现任溶溶将原文中动物主语的人称代词“he”与“she”全部处理为了物称“它”,因为这是一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这种人称的转换或许是出于语言规范的考虑。康馨译本则保留了原文的人称,利于小读者心中“人物”的构建与拟人修辞的联结。二者在人称叙事上也略有差别,任溶溶倾向于第三人称叙事,而康馨更倾向于第一人称叙事,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二) 句法特征

在句法特征方面,本研究将通过“平均句长”参数进行分析。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平均每个句子(以句号、问号和感叹号作为句子划分标记)所包含的词数,即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平均长度,计算方法为:

$$MSL = (\text{Total Tokens}) / (\text{the Sum of Sentences}) \times 100\%$$

平均句长和句法结构是正相关的关系。即平均句长越长,文本的句法结构越复杂,越不容易理解。笔者对两个译本的平均句长进行比较,结果如表7:

表7 CC、CR、CK的平均句长情况

参数	CC	CR	CK
./。	3076	2488	2738
?/?	289	296	299
!/!	366	355	425
总句子数	3731	3139	3462
平均句长	8.63	14.48	11.77

由表7可以看出,任译本和康译本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4.48和11.77,数值相差较大。任译本的句子数量要少于康译本,说明任译本更习惯于长句表达;而康译本的口语特征更为明显。此外,康译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使用感叹号,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感叹号具有加强语气、凸显情感色彩的功能;康译本具有更

敏锐的语用意识,通过句意及语气显化达到情感传递的旨归。

例1:

Rain fell on the roof of the barn and dripped steadily from the eaves. Rain fell in the barnyard and ran in crooked courses down into the lane where thistles and pigweed grew. Rain spattered against Mrs.Zuckerman's kitchen windows and came gushing out of the downspouts. Rain fell on the backs of the sheep as they grazed in the meadow.

任译:雨水落在谷仓顶上,不停地从屋檐上滴落下来;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蓟草和藜草的小路;雨水噼噼啪啪地打在朱克曼太太的厨房窗上,咕咚咕咚地涌出水管;雨水落在正在草地上吃草的羊的背上。

康译:雨落在仓房顶上,不断从檐上滴下。雨落在仓房的院子里,顺着崎岖的凹处流到长满紫蓟和蒺藜的小路上。雨打在查克曼太太厨房的窗上。雨从隔漏急流下来。雨落在草原上吃草的羊背上。

英语从句居多,而在汉语则多流水句。译者在进行英译汉实践时需细化英语中的意群,使语言清晰、简洁,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更需时刻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英文译例共包含4句话,但综合起来描述了“雨落”一个场景。任译本以此为基础将“雨落”的方位用分号连结,凝合为1句话,较为注重语义连结与叙述中的场景转换描写。康译本保持了源语的节奏,将原文中的并列结构进行拆分,共译为5句,但语句之间的联系关系不强,呈现的画面彼此割裂。由于儿童的认知特点,语句过长会加大阅读难度,造成阅读思维上的不集中,大大降低阅读兴趣;但在对英文进行拆分时,更需结合语义关系与儿童文学叙事特点做到合理、准确。

(三) 修辞特征

“趣味性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鲜明特色。是否有趣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优劣的一大标准。”(朱自强,2021:44)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趣味性”在语言上通过奇妙的用词、生动的语音等手段得以凸显,但“很多译者把这些修辞手段当作‘儿戏’,没有注意到这些修辞手段的重要意义和功能,导致童趣的丧失。”(徐德荣,2004:35)本节聚焦于《夏洛的网》译本中的拟声词与感叹词及童谣的翻译讨论二位译者的修辞特征。

1. 拟声词与感叹词

儿童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语言风格,如叠词、拟声词、感叹词、语气词和儿化词的使用等。“儿童文

学作品中的语音特征鲜明,需要译者充分理解、忠实再现。”(徐德荣、2018:99)儿童文学中拟声词与感叹词的使用赋予静态的叙述以“鲜活的舌头”,增添作品的形象性和趣味性。笔者通过检索工具对康译本和任译本的拟声词与感叹词进行了检索,统计情况见表7。

表8 CR、CK 拟声词与感叹词数量

参数	CR	CK
拟声词	69	31
感叹词	151	61

在文本的语音特征方面,拟声词与感叹词为儿童文学作品带来了无穷的生命力,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描摹“视听”结合的画面方面极具表现力。由上表可以看出,任译本的拟声词与感叹词数量均比康译本高出了两倍多;其语言更为灵动,试看下列:

例2:

Wilbur grunted. He gulped and sucked, and sucked and gulped, making swishing and swooshing noises, anxious to get everything at once.

任译:威尔伯嗷嗷地叫。它大口大口地吃,大口大口地喝,大口大口地吃,大口大口地喝,发出稀里哗啦、呼噜哗啦的声音,急着要一口气吃个精光。

康译:威伯咕噜着,大口吸着、吞着;吞着、吸着。作出各样的贪吃声,急于把所有的东西同时咽下。

例3:

Rain spattered against Mrs.Zuckerman's kitchen windows and came gushing out of the downspouts. Rain fell on the backs of the sheep as they grazed in the meadow.

任译:雨水噼噼啪啪地打在朱克曼太太的厨房窗上,咕咚咕咚地涌出水管;雨水落在正在草地上吃草的羊的背上。

康译:雨打在查克曼太太厨房的窗上。雨从隔漏急流下来。雨落在草原上吃草的羊背上。

儿童文学作品具有诗化的韵律与节奏特点。“语音的文体功能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合理地调配和运用各种语音表现手段,挖掘语音的音乐美,增强语言的艺术魅力。”(秦秀白,1994:13)上例中,任译本中通过“呕呕、稀里哗啦、咕噜哗啦”的“音响效果”生动刻画了小猪威尔伯饿极后狼吞虎咽的形象;康译本中也存在“咕噜”的“音响效果”,但是“作出各样的贪吃声”这样的描述过于抽象、模糊,难以调动儿童读者的感官反应。原文在雨的场景描写中并不

存在拟声词,但任译本增添了雨的声音描写“噼噼啪啪”“咕咚咕咚”,使场景变得具体可感。

2. 童谣

“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童谣在幼儿的精神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幼儿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童谣的韵语也具有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取代的价值。”

(朱自强:2021:179)在诗歌翻译中存在将诗歌译为散文体或诗歌体的争鸣。但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童谣与童诗必须得到再现,因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性”与“趣味性”的心脏。

例4:

Sleep, sleep, my love, my only,
Deep, deep, in the dung and the dark;
Be not afraid and be not lonely!
This is the hour when frogs and thrushes,
Praise the world from the woods and the rushes.
Rest from care, my one and only,
Deep in the dung and the dark!

任译:

睡吧,睡吧,我的好宝宝,
在肥料里,在黑暗中,美美地睡觉,
不用害怕,不要觉得孤独苦恼!
就在这时候,青蛙和鸫鸟,
在林中,在灯芯草丛里,赞美这个世界多么好。
抛开一切心事吧,我的好宝宝,
在肥料里,在黑暗中,美美地睡觉!

康译:

睡吧,睡吧,我的唯一的爱,
沉睡在粪土和黑暗中。
忘了恐惧,忘了孤独!
听蛙鸣、鸟语歌颂世界,
从树林和草丛中。
睡吧,我的爱,忘怀一空,
沉睡在粪土和黑暗中!

按照杨风军对童谣的分类,上例属于“生活谣”(2013:118),叙述性较强。且在叙述内容上具有“摇篮曲”的特征,抒发的情感较为和谐、静谧。“节奏和韵律使得语言对儿童读者产生特殊的情感价值,根据儿童语言发展特点,儿童往往对节奏感强的句子文章感兴趣,且容易记忆。”(谢文辉,2012:124)在上例中,任译本保持了尾韵,与康译本相比更具韵律感与音乐性。此外在用词上,康译本的“我唯一的爱、恐惧、歌颂、忘怀一空”都比较成人化,而任译本的“好宝宝、不用、美美地”则符合“指小表爱”的语言表达方式,易唤起儿童读者的认知图式,激发情感共鸣。

四、结语

运用语料库方法对翻译文本进行穷尽性研究所获得的量化数据在进行文本特征的分析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本文运用语料库方法从词汇、句法及修辞方面对《夏洛的网》任溶溶译本与康馨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1) 在词汇方面，任译本的词汇丰富度及词汇密度较低，重复率高；康译本的表达更为丰富多样，语言更为凝练，因而单个词汇负载的信息更大；2) 在句法方面，任译本的平均句长更长；康译本则多用短句；3) 在修辞方面，任译本感叹词与拟声词使用更频繁，注重再现童谣的韵律，增强趣味性；康译本多使用成人化的语言，更为庄重克制。

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发生并不具备能动性。“呈现出先有西方（包括日本）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受西方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后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样一种特异的文学史面貌”。（朱自强，2021：26）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被深深打上了儿童翻译文学的烙印，但儿童文学的语言特征与审美特质却存在共通；儿童文学特有的朴素性、趣味性及简单却不简略、浅显却不浅薄的审美是世界儿童文学共有的特征。儿童文学译者应具有敏锐的文体意识，树立“儿童本位”的翻译观，考虑儿童的认知水平，以形象性的活泼语言再现原作叙事。

参考文献

[1]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0(02): 241-266.

[2] Stubbs, M. Lexical density: a technique and some findings. In: M. Coulthard (ed) *Talking about Text Discourse Analysis Monograph* [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6: 27-42.

[3] 蔡永贵, 余星.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J]. 外国语文, 2018, 34(05): 127-136.

[4] 韩洋. 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汉译中叠词的应用研究——以李文俊的儿童文学翻译为例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03): 15-21.

[5] 胡开宝, 谢丽欣.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 [J]. 中国翻译, 2017, 38(02): 12-18+128.

[6] 胡开宝, 朱一凡, 李小倩. 语料库翻译学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7] 梁茂成, 李文中, 许家金. 语料库应用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8] 钱慧平. 基于语料库的英美儿童文学文体特征研究 [D]. 上海海事大学, 2021.

[9] 秦秀白. 文体学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10] 任晓飞, 戴文静等.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杨凤军. 论童谣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兼评何兰德对《孺子歌图》的编译 [J]. 外国语文, 2013, 29(03): 117-121.

[12] 郑洪波.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语料库路径 [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3, 26(05): 75-83.

[13] 周领顺.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Styl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Charlotte's Web*

An Shuang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has been flourishing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re are only a few studies of translato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low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children's book *Charlotte's Web* as an example, conducting a detail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yles of Kang Xin and Ren Rong Rong in terms of vocabulary, syntax, and rhetoric through a corpus approach. The study found that Ren's translation embraces less information per unit of vocabulary, longer sentences on average, and more explicit phonological features. Kang's translation contains more information per unit of vocabulary and the language is more concise, condensed, and formal.

Key words: translator's style; corpus; Ren Rongrong; Kang Xin; *Charlotte's Web*